

# 如果天方夜谭没人听完

文/威志

她觉得自己努力当了很久的山鲁佐德,但他没有兴趣知道接下来的故事

## 热情无畏的水手辛巴达

关至美五六岁时被送去学跆拳道,是因为她被方延舟绊得磕掉了颗门牙。

关家父母自那天开始醒悟,女儿的人生路上也许还会有许多浑小子等着。自此,关至美开始了每天黄昏鬼哭狼嚎的练功生涯,哭嚎惯了,倒觉得功夫练练也不错,因为她的身手比其他小女生都矫健,以方延舟为首的小男孩们不排斥带着她玩,他们在树底下仰头叫:关至美,往左往左,我看见鸟窝里的蛋了,快快快,不然大鸟该回来了。

还是慢了一步,大鸟翅膀挟着风,树下的人作鸟兽散,只剩方延舟还仰着头大叫,跳哇关至美,快跳,不然它啄着你了。

关至美因此觉得方延舟十分仗义,全然忘了是谁怂恿她去上树,跳下来时还崴了脚。

受了伤的关至美吊着脚躺在床上,等方延舟放学替她带回笔记和作业,有时方延舟心情好,还坐下给她念故事。故事多半会被其他小孩的呼唤打断,辛巴达航了七次海,一直到她脚好了都没能讲完。

方延舟的鬼聪明多得恨不能溢出来,但一点也不愿意放在学习上,每次考试前他都去找成绩好的女同学套近乎,换来考试的答案小条。他不找关至美要,关至美的成绩中不溜,他就算抄也抄得有要求。关至美看他笑咪咪一张脸,拎着关东煮往班组长跟前凑,鼻子哼出不服的冷气。关至美不算聪明,爱好也不广泛,但这不广泛也有一点点好处,没什么东西来吸引她的注意,看小说行,做练习题也行。她让父母替她报了个补习班,天天夜里撑着眼皮做题。终于有一天方延舟窜到她跟前,说,关至美,救人一命胜造浮屠,明天考试你帮我一把,不然老方又要狠狠削我。

因为找的是关至美,就连关东煮也省了。

关至美救了他好多回,但高考救不了。成绩出来时,老方在院子里叹得大家都听见,他的儿子方延舟时运不济,高考没能发挥出平日十二之三。关至美在客厅劈着叉,心想要怎么安慰方延舟,但方延舟生龙活虎地来跟她畅谈他的人生理想,谈进了那所大学后要如何发挥所长,大赚一笔大展宏图。

## 阿里巴巴的能干女仆美加娜

方延舟和关至美的学校在同一座城市,新盖的校区,在郊区,周边除了寥寥几间饭馆都是农田,校内超市的收银员因而十分高冷。

方延舟很抖擞,他说:关至美,你看见商机了吗?关至美说没有,她只看见了方延舟,眉飞色舞壮志在胸的方延舟,比在教室里腆着脸朝人要答案时神气上百倍。于是她点头,我看见了,我入伙。

关至美投资了几个月的生活费,还跟着方延舟跨过一条江去小商品市场运东西,大包裹半滚半滚着上车,公交车司机坏脾气地骂,关至美委屈得要哭,但方延舟嬉皮笑脸地递一杯西瓜汁,再拿一张广告纸替她遮遮太阳,她就忘了凶巴巴的司机。在大太阳底下,方延舟说,以后成

规模了,我们就弄辆小皮卡,到时候你只用坐在前座喝果汁,什么都不用管,舒服。他们哈哈大笑起来,关至美已然觉得有空调的凉风吹过,十分惬意。

他们卖的是女生的七零八碎,皮筋发卡,手套围巾,饭卡卡贴钥匙扣,起初关至美常和方延舟为挑商品争执,关至美说她是女生,当然按她的审美来挑。方延舟大笑,说你全身上下除了只发圈还有什么?事实证明,方延舟挑的确实销路好得多,关至美站在一旁,看他诚恳地夸着每个顾客的美貌气质和眼光。她发现,方延舟真了解女孩们,一肚子的甜言蜜语,对谁都能施展,但从没对她说过。方延舟说,我们谁跟谁啊,我们要以诚相待。

后来学校外盖起商业街时,方延舟干脆租了间小门面,他要弄辆小皮卡的心愿有了实现的可能,但他不会开,美尼尔综合征,这种平时不太能感觉它的存在,但有时又犯晕的毛病是没法拿驾照的。关至美就在无人愿意学车的夏天报了名,正好暑假,店里生意寥寥。她被教练骂了无数次,但每天还是老老实实地一大早等着,学着其他人给教练送香烟,把那些劈头盖脸的臭骂统统接下来。

关至美拿到了驾照,开着方延舟的珠光绿小皮卡经过长江大桥,热呼呼的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,方延舟坐在副驾驶上,喝着杯冰果啤,咏叹调般地唱:哎呀呀,关至美关至美,你真厉害,什么都能行。

关至美很骄傲。关至美大概不知道,男性夸赞他们心爱的女生时,一般不会用到“什么都能行”,哪怕她真的很厉害,无所不能,他们会有更美好温和的词来形容她们,比如“美”,比如更直白的“我爱她”。

## 阿拉丁的灯神

方延舟就是用这样温柔的词来形容段青青。

段青青是个顾客。仔细回忆起来,最初还是关至美把那张广告小卡片贴到段青青宿舍门上的,当时进了女生宿舍的方延舟在楼下徘徊。段青青去了,后来频频光顾。关至美很高兴,觉得自家的东西好,直到方延舟拖着段青青的手说“关至美,这是我女朋友”时,关至美才醒悟,原来是自家的老板好。

关至美有些伤心,她的心有点粗,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奋勇苦练,也可能是她本性如此,她的伤心也有点迟钝,慢慢发芽,慢慢发酵,过了好几天才终于生长出来。

在这几天里,段青青已经站到收银台后面,熟练地招呼着进来的女生们。关至美站在门口,有点失落,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了用武之地。

关至美向方延舟宣布,她大四了,该去找工作了,这个小店她决定只做一个投入金钱的小股东,拿一小半分红,陪着方延舟挑挑搬运的工作就交给段青青。她交出了小皮卡的钥匙,也交出了在方延舟身边的那个位置,她没哭,也没在方延舟面前露出软弱,她想,自己好歹也算习武之人嘛,要有骨气。

关至美潇洒地挥挥手说:“小店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要来打扰我。”她慢慢走去公交站,

车开起来,掠过田地水沟黄

牛,小区公园商场,她坐在最后一排掉着眼泪,觉得自己回到了五六岁的那个下午,爸爸压着她完成老师布置的一百下压腿,她声嘶力竭地号啕,方延舟站在窗外说:“关爸爸,我以后绝不打她了,别让她学这个了吧。”现在,她要接受方延舟有了女朋友,但是没关系,就和压腿练功一样,哭上两次也就习惯了。

只是,方延舟的存亡关头实在有点多。比如节日大促时,他就来电话,问关至美商场折扣几何,要是打得厉害,就要从郊区赶来啦;如果他们在附近逛街,他也会给关至美打电话,要尝尝她们学校誉满全城高校的食堂。

在一个午后,方延舟和段青青吃完学校食堂的蛋饭后,风风火火地离开了。附近商场两点开抢,半小时内买单的衣服一律三折,吃饭时他们兴奋得连咀嚼声都变了。关至美替他们收起盘子放到餐具回收处,她觉得有点委屈。关至美在此时想起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丁的那只灯神,她也替灯神委屈,需要时就被召唤出来,不需要时就回到那只小破油灯里去,阿拉丁的人生蒸蒸日上,与公主平和美满,但这和灯神又有什么关系呢,他的世界就只有灯里那小小一方。

窗外的风很好,太阳也好,自己为什么要做一只别人生活里的灯神?

## 失败的山鲁佐德会怎样

关至美换掉了手机号码,找到工作后她也不再住学校宿舍。公司在江的另一边,就是以前她和方延舟去挑货的那个方向。

是的,她还是 would 会想起方延舟,一个在她生活里存在了十几年的人,怎么可能不想起,早晨的豆浆,夜市上挂满廉价饰品的架子,路上经过的情侣,都在提醒她。伤心人关至美走在路上,有时忍不住会想,方延舟会想她吗?

在一个周末,关至美终于跨江前去,路长且堵,关至美有两个多小时在公交车上设想她和方延舟见面后的场景,也许他们会拥抱,也许会

哭泣,方延舟也许会在他消失后发现,她才是他的真爱。

然而那间店子已经变成了奶茶店,隔壁店的老板说:“哎呀,之前的小老板和他女朋友环游全国去了,因为钱不够就把店子转掉了。”

关至美设想的情景一个也没发生,甚至,方延舟忘了她也是持有一些股份的小股东。关至美坐在奶茶店里,说不准到底是失去爱人还是为被人遗忘而悲伤。

关至美想起自己曾经问方延舟,如果那个残暴的国王山鲁佐德没兴趣听完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,山鲁佐德会怎么样。方延舟说,被杀掉,吸引不了国王,就只能被杀掉。方延舟回答时显得特别冷酷。关至美觉得自己努力当了很久的山鲁佐德,她想方设法让自己在方延舟的生活里变得重要,但是他没有兴趣知道接下来的故事。

关至美的伤感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她沿着学校周围的农田越走越远,周围变得空阔又僻静,两名男青年冒出来,摊手向她要钱。关至美觉得自己很倒霉,连好好伤感一回的机会都没有。

有男生跑过来喝止了他们,他说:“你们太可耻了,欺负女同学!有本事冲我来。”

男青年们真的冲他去了,本以为是高手的男生根本不轻打,关至美忍不住叹了口气,说:“还是我来吧。”

在拳脚和闪避之间,关至美又想起了方延舟,这个她没有得到的爱人,她想,真得感谢他,因为他自己才学跆拳道,打起精神念好了书,一鼓作气拿了驾照。算是馈赠吧?作为无法与方延舟相爱,但这些年自己努力过的附赠。

至于现在她扶起的那名正直但体弱的勇士,也许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,也许不是,连关至美自己都不知道。

她是山鲁佐德,但还不算失败,因为她的山鲁佐德不是方延舟,也不是其他什么人,是她自己。今后的人生,还请听下去。

# 成年人应该善待自己的痛苦

文|叶半夏

学者李银河这样总结自己:我发现我走出失恋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一场新的恋爱。她自述与王小波在一起的时候,正是前一段爱情的失恋期,而王小波去世三个月后,她现在的恋人出现了。

王小波的粉丝当然受不了,看王小波写给你那么多情书的份儿上,你的“失恋痛苦期”难道不应该是三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?

同样遭遇质疑的还有梁思成。他无数次被拿来与金岳霖作对比,就是因为林徽因去世后,娶了林洙。

李银河与梁思成都是我敬重的人,至少他们活得像个人,而不是神话,与许多动不动一生未娶,一世未嫁的名人来说,他们离我们更近,更有参照与可比性。

一个人,无论什么原因离开了我们,我们应该考虑的当然不是作牺牲品,而是如何更快地开始新生活。

开始新恋情,当然是走出分离痛苦的首选,但为什么有些人开始新恋情很容易,有些人却很难,与个人魅力有一点关系,却没有很

大的关系。很容易的人,是把新恋情当药,就近抓取,先吃了再说,而很难的人,抱着诸多私心杂念,新的一定要比旧的好,新的一定要是最后一次,新的一定要比白到老……你与旧人那么相爱,都没能走到一起,却用这样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来找新人,得有多好的运气才能找到这个新人?

我的一位男性朋友,失恋的时候专门找异性倾诉心事,我也被他抓过壮丁,当时一大老爷们在我面前哭的时候,我春心还荡漾了几秒钟。后来发现,我不是他唯一的失恋女导师,并且他很快跟另外一个导师开始了新恋情,虽然这场恋情的结局还是分手,但后面这次分手,竟然平稳过渡到了他与现在的太太相识。

这样的男人,大约又要被骂渣。骂一个人渣容易,但还是要想想不渣的人过得怎么样。其实无论我们跟谁恋爱,抱着什么样的心态,只要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,就是花好月圆,至于谁会伤谁更深,那是内部矛盾,风水轮流转,不过是你做初一,我做十五。如果一个人,

总是处于被伤的位置上,要么运气太差,要么情商太低,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,这样的基因都没权利繁衍。

即使最好的方法,当然也未必人人适用,我见过更励志的招数,就是玩命地去学习新技能。在第一次失恋后,考了会计师资格证;第二次,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;第三次,考了潜水师证;第四次,考了咖啡师执照……第五次恋爱,她嫁了个高富帅,男人把她当宝贝,将她在“咖啡大学”的毕业证贴在客厅墙上,逢人就讲自己的太太做出的咖啡是他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。

也有发狠折腾自己的人。一失恋就换工作,换城市,上演与过去诀别的悲壮戏码,明明只是个小感冒,非要折腾成癌症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个女孩现在在美国西雅图,她大专毕业,大部分同学都在二、三线城市成家立业了,我跟她开玩笑,说失恋简直就是她生命的源泉。

不在失去里沉没,就在失去里爆发。我喜欢那些爆发的人,再大的痛苦在她们那儿都

能化身为一场折腾,要么折腾着再爱一个人,要么折腾着学习,要么折腾着改变生活,当她们将自己的生活经营成一场浩大的戏剧,失去的那个人就由男一号,慢慢退为跑龙套,地位犹在,戏份不足。

男一号常换,而女主角长青。对自己负责这件事,听上去玄妙,其实不过是一场TVB剧集,你首先要做自己人生的导演、主演,当你发现一段感情、一个人,让你沦落成了配角,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主动权,就要发动宫廷政变,夺回属于自己的戏份。

开始新生活与珍惜旧恋情毫不违和,如果我不爱自己,如何可以爱你,如果我不爱自己,如何配得上被你爱过,若干年后,见到前任,你过得特别好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——瞧,你当年真的没有爱错人。

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善待自己的痛苦。与生老病死的痛苦相比,分手的痛苦其实不值一提,如果这么一点小小的痛苦你都迈不过去,动不动就爱无力,只能说明你发育不全,这样的心志,在爱情里也未必有多么可爱。